

增節標目音註精議資治通鑑

四十八

增節標目音註精議資治通鑑卷第一百十六
後唐紀

莊宗光聖神閔孝皇帝

諱存勗附唐屬籍姓李氏本西突厥種姓朱邪氏唐懿宗時有朱邪赤心從康承訓討龐勳有功賜姓李名國昌有子曰克用黃巢盜京師代北起軍使陳景思招克用同討黃巢後破黃巢復京師克用功第一拜河東節度使累封晉王梁開平二年卒子存勗襲王位出兵攻梁屢捷尋即帝位改元同光國號唐

晉王即位

劉夫人性賢

一 鑑一百十六

一

一 張

同光元年癸春二月梁主遣使冊命吳越王鏐為吳越國王晉王築壇於魏州牙城之南夏四月己巳升壇祭告上帝遂即皇帝位國號大唐大赦改元尊母曹氏為皇太后嫡母劉氏為皇太妃以豆盧革姪盧復為門下侍郎盧程為中書侍郎並同平章事郭崇韜張居翰為樞密使盧質馮道為翰林學士張憲為工部侍郎租庸使詔盧程詣晉陽冊太后太妃初太妃無子性賢不妬忌太后為武皇侍姬太妃常勸武皇善待之太后亦自謙退由是相得

甚歡及受冊太妃詣太后宮賀有喜色太后怵不自安媿切慚太妃曰願吾兒享國久長吾輩獲没于地園陵有主餘何足言 皇子繼岌及為北都留守判六軍諸衛事時唐國所有凡十三節度五十州 閏月帝密召李嗣源於帳中謀之曰梁人志在吞澤潞不備東方若得東平則潰其心腹東平果可取乎對曰今用兵歲久生民疲弊苟非出奇取勝大功何由可成臣願獨當此役帝悅壬寅遣嗣源將所部精兵五千自德勝趣鄆州上音

唐李嗣源取鄆州

夜渡河至城下鄆人不知李從珂翻先登殺守卒啓關納外兵進攻牙城城中大擾癸卯旦嗣源兵盡入遂拔牙城帝大喜即以嗣源為天平節度使梁主聞鄆州失守大懼敬翔曰事急矣非用王彥章為大將不可救也梁主從之以彥章為北面招討使仍以段凝為副帝聞之命朱守殷守德勝戒之曰王鐵槍勇決宜謹備之 梁主召問王彥章以破敵之期彥章對曰三左右皆失笑

莊宗

彥章出兩日馳至滑州辛酉置酒大會陰遣人具舟於楊村夜命甲士六百皆持巨斧載冶者具鞴炭鞴步拜切韋囊乘流而下會

趙張
共傾
王彥
章

康延
孝降
唐

延孝
論取
梁方
略

郭崇
韜定
策取
梁

飲尚未散彥章陽起更衣引精兵數千循河南岸趨德勝天微雨
朱守殷不為備舟中兵舉鑊燒斷之鑊蘇果切因以巨斧斬浮橋
而彥章引兵急擊南城浮橋斷南城遂破斬首數千級時受命適
三日矣 彥章疾趙張亂政謂所親曰待我成功還當盡誅姦臣
以謝天下趙張聞之相與協力傾之段凝素疾彥章之能在軍中
與彥章動相違戾百方沮撓之惟恐其有功潛伺彥章過失以聞
於梁主每捷奏至趙張悉歸功於凝由是彥章功竟無成初梁主
遣段凝監大軍於河上敬翔李振屢請罷之梁主曰凝未有過振
曰俟其有過則社稷危矣至是凝厚賂趙張求為招討使翔振力
爭以為不可趙張主之竟代王彥章為北面招討使於是宿將憤
怒士卒亦不服 八月帝引兵屯朝城梁右先鋒指揮使康延孝
帥百餘騎來奔帝解所御錦袍玉帶賜之以為南面招討都指揮
使領博州刺史帝屏人問延孝以梁事對曰梁朝地不為狹兵不
為少然迹其行事終必敗亡何則主既暗懦趙張兄弟擅權內結
宮掖外納貨賂官之高下唯視賂之多少不擇才德不校勲勞段

一八 益二 一六

二

凝智勇俱無一日居王彥章霍彥威之右自將兵以來專率斂行
伍以奉權貴梁主每出一軍不能專任將帥常以近臣監之進止
可否動為所制近又聞欲數道出兵令董璋引陝虢澤潞之兵自
石會關趣太原霍彥威以汝洛之兵自相衛邢洛寇鎮定王彥章
張漢傑以禁軍攻鄆州段凝杜晏球以大眾當陛下決以十月大
舉臣竊觀梁兵聚則不少分則不多願陛下養勇蓄力以待其分
兵帥精騎五千自鄆州直抵大梁擒其偽主旬月之間天下定矣
帝大悅 九月帝在朝城梁段凝進至臨河之南澶西相南日有
寇掠自德勝失利以來喪芻糧數百萬倉廩乏積不支半歲澤潞
未下盧文進王郁引契丹屢過瀛涿之南傳聞俟草枯水合深入
為寇又聞梁人欲大舉數道入寇帝深以為憂召諸將會議李紹
宏等皆以為鄆州城門之外皆為寇境孤遠難守有之不如無之
請以易衛州及黎陽於梁與之約和親以河為境休兵息民俟財力
稍集更圖後舉帝不悅曰如此吾無葬地矣乃罷諸將獨召郭崇
韜問之對曰陛下不櫛沐不解甲十五餘年其志欲以雪國家之

從珂
敗彦
章兵

李紹
奇擒
王彦
章

唐兵
趣大
梁



雖恥也今已正尊號河北士庶日望升平始得鄆州尺寸之地不能守而弃之安能盡有中原乎臣恐將士解體將來食盡衆散雖畫河為境誰為陛下守之臣嘗細詢康延孝以河南之事度已料彼日夜思之成敗之機決在今歲梁今悉以精兵授段凝據我南鄙又决河自固謂我猝不能渡恃此不復為備使王彦章侵逼鄆州其意實有姦人動搖變生於內耳段凝本非將材不能臨機决策無足可畏降者皆言大梁無兵陛下若留兵守魏固保揚劉自以精兵與鄆州合勢長驅入汴彼城中既空虛必望風自潰苟偽主授首則諸將自降矣帝曰此正合朕意丈夫得則為王失則為虜吾行决矣司天奏今歲天道不利深入必無功帝不聽王彦章引兵踰汶水充州魏魏州將攻鄆州李嗣源遣李從珂何將騎兵逆戰敗其前鋒於遞坊鎮獲將士三百人斬首二百級彦章退保中都戊辰捷奏至朝城帝大喜謂郭崇韜曰鄆州告捷足壯吾氣冬十月帝以大軍濟河至鄆州遇梁兵一戰敗之追至中都圍其城城無守備少頃梁兵潰圍出追擊破之王彦章以數十騎

卷一百一十六

三

走李紹奇單騎追之識其聲曰王鐵槍也拔稍刺之擗色角切牙彦章重傷馬躓遂擒之說文踖也并擒張漢傑劉嗣彬等二百餘人帝惜彦章之材欲用之賜藥傳其創屢遣人誘諭之彦章曰余本匹夫蒙梁恩位至上將與皇帝交戰十五年今兵敗力窮死自其分豈有朝為梁將暮為唐臣此我所不為也帝知其終不為用遂斬之於是諸將稱賀帝舉酒屬李嗣源曰今日之功公與崇韜之力也邕從紹宏輩語大事去矣康延孝請亟取大梁李嗣源曰兵貴神速今彦章就擒段凝必未之知此去大梁至近前無山險方陳橫行晝夜兼程信宿可至段凝未離河上友貞已為吾擒矣延孝之言是也帝從之令下諸軍皆踴躍願行是夕嗣源帥前軍倍道趣大梁王彦章敗卒有先至大梁告梁主以彦章就擒唐軍長驅且至者梁王謂敬翔曰朕居常忽卿所言以至於此今事急矣將若之何翔泣曰今唐兵且至段凝限於水北不能赴救臣欲請陛下出居避狄陛下必不聽從欲請陛下出奇合戰陛下必不果决雖使良平更生誰能為陛下計者臣願先賜死不忍見宗廟

梁主死

唐兵入大梁

高季昌入朝

蜀土國北

優名李天下

唐

之亡也因與梁主相對慟哭初梁陝州節度使邵王友誨全昱之子也性穎悟人心多向之或言其誘致禁軍欲為亂梁主召還與其兄友諒友能並幽于別第及唐師將至梁主疑諸兄弟乘危謀亂并皇弟賀王友雍建王友微盡殺之梁主登建國樓面擇親信厚賜之使衣野服齋蠟詔促段凝軍既辭皆亡匿梁主日夜涕泣不知所為置傳國寶於卧内忽失之已為左右竊之迎唐軍矣梁主謂皇甫麟曰李氏吾世讎理難降首不可俟彼刀鋸吾不能自裁卿可斷吾首麟泣遂弑梁主因自殺梁主為人温恭儉約無荒淫之失但寵信趙張使擅威福疎弃敬李舊臣不用其言以至於亡帝入自梁門百官迎謁於馬首拜伏請罪帝慰勞之使各復其位帝命訪求梁主頃之或以其首獻詔漆之藏於大社段凝將其眾五萬解甲請降帝勞賜之詔敬翔李振首佐朱温共傾唐祚並族誅於市自餘文武將吏一切不問又詔追廢朱温朱友貞為庶人毀其宗廟神主加郭崇韜守侍中領成德節度使崇韜權兼內外謀猷規益竭忠無隱頗亦薦引人物綱目 且盧革受成而已

鑑一百十六

四

無所裁正 帝遣使宣諭諸道梁所除節度使五十餘人皆上表入貢荆南節度使高季昌聞帝滅梁避唐廟諱更名季興欲自入朝梁震曰唐有吞天下之志嚴兵守險猶恐不自保况數千里入朝乎季興不從 帝遣使以滅梁告吳蜀二國皆懼嚴可求曰聞唐主始得中原志氣驕滿御下無法不出數年將有內變吾但當卑辭厚禮保境安民以待之耳 彗星見輿鬼長丈餘蜀司天監言國有大災蜀主詔於玉局化設道場右補闕張雲上疏以為百姓怨氣上徹於天故彗星見此乃土國之徵非祈禳可弭蜀主怒流雲黎州卒於道 郭崇韜上言河南節度使刺史未除新官恐負憂疑十一月始降制以新官命之滑州留後李紹欽綱目 聯宗綱目 因伶人景進納貨於宮掖除泰寧節度使帝幼善音律故伶人多有寵常侍左右帝或時自傅粉墨與優人共戲於庭以悅劉夫人優名謂之李天下嘗因為優自呼曰李天下李天下優人敬新磨遽前批其頰世譜 帝失色羣優亦駭愕新磨徐曰理天下者只有一人尚誰呼邪帝悅厚賜之帝嘗敗於中

敬新
磨敏
捷

伶人
弄權

高季
昌論
取蜀

人不
信詔
令

牟踐民稼中牟令當馬前諫曰陛下為民父母奈何毀其所食使
轉死溝壑乎帝怒叱去將殺之敬新磨追擒至馬前責之曰汝為
縣令獨不知吾天子好獵邪奈何縱民耕種以妨吾天子之馳騁
乎汝罪當死因請行刑帝笑而釋之諸伶出入宮掖侮弄縉紳縉紳也
而羣臣憤嫉莫敢出氣亦有互相附託以希恩澤者四方
藩鎮爭以貨賂結之其尤毒政害人者景進為之首饒張全
義請帝遷都洛陽從之 中書奏以國用未充請量留三省寺監
官餘並停俟見任者滿二十五日以次代之其西班上將軍以下
令樞密院準此從之人頗咨怨高季興入朝上從容問曰朕欲用
兵於吳蜀二國何先季興以蜀道險難取對曰吳地薄民貧克之
無益不如先伐蜀蜀土富饒又主荒民怨伐之必克克蜀之後順
流而下取吳如反掌耳上曰善季興既歸江陵謂將佐曰新朝百
戰方得河南乃對功臣舉手云吾於十指上得天下矜伐如此則
它人皆無功矣其誰不解體又荒于禽色何能久長吾無憂矣乃
繕城積粟招納梁舊兵為戰守之備

八益二一六

五

張

二年正月岐王聞帝入洛遣其子繼曠入貢繼曠上表稱臣帝以
其前朝耆舊與太祖比肩特加優禮每賜詔但稱岐王而不名頃
之改封秦王 敕內官不應居外並遣詣闕皆給贍優厚委之事
任以為腹心內諸司使自天祐以來以士人代之至是復用官者
浸干政事既而復置諸道監軍節度使出征或留闕下軍府之政
皆監軍決之陵忽主帥怙勢爭權由是藩鎮皆憤怒 二月上祀
南郊大赦孔謙欲聚斂以求媚凡赦文所蠲者謙復徵之自是每
有詔令人皆不信百姓愁怨郭崇韜初至汴洛頗受藩鎮饋遺所
親或諫之崇韜曰今河南藩鎮皆梁之舊臣主上之仇讎也若拒
其意能無懼乎吾特為國家藏之私室耳及將祀南郊崇韜首獻
勞軍錢十萬繕帝內府之財山積不肯給賜曰吾晉陽自有儲積
儲積如可令租庸釐取以相助於是軍士皆不滿望始怨恨有離
心矣本郭崇韜位兼將相復領節旄以天下為己任權侔人
主旦夕車馬填門性剛急遇事輒發嬖倖僥求多所摧抑官官疾
之朝夕短之於上崇韜扼腕上為切腕也下欲制之不能且盧革

莊宗

崇韜 相汾 陽王 品別流

皇后 私積 財

伶人 為刺 史

薛昭 文上 疏

毀城 陸

藥

韋說嘗問之曰汾陽王本太原人徙華陰上戶化反縣公世家鴈

門豈其枝派邪分流曰派水崇韜因曰遭亂士失譜謀嘗聞先人

言上距汾陽四世耳革曰然則固從祖也崇韜由是以膏梁自處

多甄別流品鄙棄勳舊有求官者崇韜曰深知公功能然門地寒

素不敢相用恐為名流所嗤由是嬖倖疾之於內勳舊怨之於外

官官謗之不已崇韜鬱鬱不得志與所親謀赴本鎮以避之其人

曰不可蛟龍失水螻蟻足以制之崇韜與宰相帥百官共奏立劉

氏為皇后皇后生於寒微既貴專務蓄財其在魏州至於薪蘇果

茹皆飯鬻之蘇謂樵也及為后四方貢獻皆分為二上天子一

上中宮以是實貨山積惟用寫佛經施尼師而已是時皇太后誥

皇后教與制敕交行於藩鎮奉之如一 自唐末喪亂搢紳之家

或以告赤鬻於族姻遂亂昭穆至有舅叔拜甥姪者選人偽濫者

衆郭崇韜欲革其弊請令銓司精加考覈時南郊行事官千二百

人注官者纔數十人塗毀告身者十之九選人或號哭道路或餒

死逆旅 四月秦忠敬王李茂貞率遺奏以其子繼曠權知鳳翔

軍府事 初胡柳之役伶人周匝為梁所得帝每思之入汴之日

匝謁見於馬前帝甚喜匝涕泣言曰臣所以得生全者皆梁教坊

使陳俊內園裁接使儲德源之力也願就陛下乞二州以報之帝

許之郭崇韜諫曰陛下所與共取天下者皆英豪忠勇之士今大

功始就封賞未及一人而先以伶人為刺史恐失天下心以是不

行踰年伶人屢以為言帝謂崇韜曰吾以許周匝矣使吾勳見此

三人公言雖正然當為我屈意行之五月壬寅以俊為景州刺史

德源為憲州刺史時親軍有從帝百戰未得刺史者莫不憤歎

乙巳右諫議大夫薛昭文上疏以為今諸道僭竊者尚多征伐之

謀未可遽息又士卒久從征伐賞給未豐貧乏者多宜以四方貢

獻及南郊羨餘更加頒賚又河南諸軍皆梁之精銳恐竊僭之國

潛以厚利誘之宜加收撫又戶口流亡者宜寬徃薄賦以安集之

又土木不急之役宜加裁省又請擇隙地牧馬勿使踐京畿民田

皆不從 帝以潞州叛故帝發潞州兵戍涿州牙將楊庚戌詔天

下州鎮無得修城濬隍胡光切城也有隍悉毀防城之具 新宣

李存審子

李嗣源真定鎮

郭崇韜位

采民間女實後宮

崇韜諫修宮

武節度使李存審卒于幽州存審出於寒微常戒諸子曰爾父少提一劍去鄉里四十年間位極將相其間出萬死獲一生者非一破骨出鏃者凡百餘因授以所出鏃命藏之曰爾曹生於膏粱當知爾父起家如此也

蜀以唐修好罷威武城戍召關宏業等二

十四軍還成都又罷武定武興招討劉潛等三十七軍未幾又罷天雄軍招討命王承騫等二十九軍還成都三年春二月上以契丹為憂與郭崇韜謀以威名宿將零落殆盡欲徙李嗣源鎮真定崇韜深以為便時崇韜領真定上欲徙崇韜鎮汴州崇韜辭曰臣富貴極矣何必更領藩方且羣臣或從陛下歲久身經百戰所得不過一州臣無汗馬之勞致位至此常不自安今因委任勲賢使臣得解旄節乃大願也上曰卿為朕畫策襲取汝陽保固河津既而自北路乘虛直趨大梁成朕帝業豈百戰之功可比乎崇韜固辭不已上乃許之

漢主聞帝滅梁而懼遣

何詞入貢且覘中國疆弱詞還言帝驕淫無政不足畏也漢主大悅自是不復通中國 帝性剛好勝不欲權在臣下入洛之後信

蓋二百一六

十一

伶官之讒頗疎忌宿將

郭崇韜

以李嗣源功高位重亦忌

之私謂人曰惣管令公非父為人下者皇家子弟皆不及也密勸

帝除之帝不從 洛陽宮宏遠

息遠也

官者欲上增廣嬪御詐

言宮中夜見鬼物

禮有九嬪九御

官者曰今掖庭太半空虛故

鬼物遊之耳上乃命官者王允平伶人景進采擇民間女子遠至

太原幽鎮以充後庭不啻三千人 初五臺僧誠惠以妖妻惑人

自言能降伏天龍命風召雨帝尊信之親帥右妃及皇弟皇子拜之

誠惠安坐不起群臣莫敢不拜獨郭崇韜不拜時大旱帝自鄴都迎

誠惠至洛陽使祈雨士民朝夕瞻仰數旬不雨或謂誠惠官以師求

雨無驗將焚之誠惠逃去斬懼而卒 六月帝苦溽暑

上濡欲切於

禁中擇高涼之所皆不稱旨乃命王允平別建一樓以清暑官者

曰郭崇韜常不伸眉為孔謙論用度不足恐陛下雖欲營繕

切修

她治終不可得帝曰吾自用內府錢無闕經費然猶慮崇韜諫遣

中使語之曰今歲盛暑異常朕昔在河上與梁人相拒行營卑濕

被甲乘馬親當矢石猶無此暑今君深宮之中而暑不可度奈何

崇韜

市戰
馬伐
蜀

羅貫
以強
直死

崇韜
薦孟
知祥

唐兵
入蜀

對曰陛下昔在河上勅敵未滅深念離恥雖有盛署不介聖懷今
外患已除海內賓服故雖殄臺閉館猶覺鬱鬱蒸也陛下儻不忘艱
難之時則暑氣自消矣帝默然宦者曰崇韜之第無異皇居宜其
不知至尊之熱也帝卒命允平營樓日役萬人所費巨萬帝將
伐蜀詔天下括市戰馬 七月太后殂帝哀毀過甚五日方食
初羅貫性彊直為郭崇韜所知用為河南令為政不避權豪伶官
請託書積几案一不報皆以示崇韜崇韜奏之由是伶官竊齒河
南尹張全義亦以貫高抗共毀之抗若壞切帝含怒未發會帝自
往壽安視坤陵役者道路泥濘切定橋多壞帝問主者為誰官官
對屬河南帝怒下貫獄明日傳詔殺之崇韜諫曰貫坐橋道不修
法不至死帝怒曰太后靈駕將發天子朝夕往來橋道不修卿言
無罪是黨也崇韜曰陛下以萬乘之尊怒一縣令使天下謂陛下
用法不平臣之罪也帝拂衣起入宮貫竟死暴尸府門遠近寃之
九月帝與宰相議伐蜀衆舉李嗣源崇韜曰契丹方熾總管不可
離河朔魏王地當儲副未立殊功請依故事以為伐蜀都統成其

八卷一百一六

八

威名帝曰兒幼豈能獨往當求其副既而曰無以易卿庚子以魏
王繼岌充西川四面行營都統崇韜充東北面行營都招討制置
等使軍事悉以委之又遣李紹琛李嚴等將兵六萬同伐蜀仍詔
工部尚書任圜翰林學士李愚並參預都統軍機郭崇韜以北都
留守孟知祥有薦引舊恩將行言於上曰孟知祥信厚有謀若得
西川而求帥無踰此人者又薦鄴都副留守張憲謹重有識可為
相戊申大軍西行十月李紹琛攻蜀威武城蜀指揮使唐景思將
兵出降得城中糧二十萬斛因倍道趣鳳州郭崇韜入散關指其
山曰吾輩進無成功不復得還此矣諸將皆曰蜀地險固未可長
驅宜按兵觀釁崇韜以問李愚愚曰蜀人苦其主荒淫莫為之用
宜乘其人情崩離風驅霆擊彼皆破膽雖有險阻誰與守之兵勢
不可緩也是日李紹琛告捷崇韜喜謂愚曰公料敵如此吾復何
憂乃倍道而進戊寅王承捷以鳳興文扶四州印節迎降得兵八
千糧四十萬斛崇韜曰平蜀必矣李紹琛等過長舉興州都指揮
使程奉璉切將所部兵五百來降且請先治橋棧切勸切也

崇

李嚴
以千人入成都

蜀主
降

梁震
知唐
必亡

唐軍
士怨
嗟

李琪
請罷
紐配

世宗

以俟唐軍由是軍行無險阻之虞紹琛等與蜀三招討戰于三泉
蜀兵大敗又得糧十五萬斛於三泉由是軍食優足自餘城鎮皆
望風欵附十一月李紹琛進至綿州倉庫居民已為蜀兵所燔
符表切又斷綿江浮梁水深無舟楫可渡紹琛謂李嚴曰吾懸軍
深入利在速戰乘蜀人破膽之時但得百騎過鹿頭關彼且迎降
不暇乃與嚴乘馬浮渡江從兵得濟者僅千人遂入鹿頭關進據
漢州嚴馳入成都撫諭吏民告以大軍繼至蜀君臣後宮皆慟哭
蜀主引嚴見太后以母妻為託魏王繼岌至成都李嚴引蜀主及
百官儀衛出降蜀主白衣銜璧牽羊草繩縈首百官衰絰徒跣輿
襪也衰倉回切喪衣也或作縗經徒結切首戴號哭俟命繼岌受璧
崇韜解縛焚襪承制釋罪君臣東北向拜謝大軍入成都崇韜禁
軍士侵掠市不改肆自出師至克蜀凡七十日得節度十州六十
四縣二百四十九兵三萬鎰仗錢糧金銀繒錦共以千萬計高季
興聞蜀亡方食失匕箸曰是老夫之過也梁震曰不足憂也唐主
得蜀益驕亡無日矣安知其不為吾福前蜀世家 楚王殷聞

鑑一百一十六

九

蜀亡上表稱臣已營衡麓之閒麓音谷切山足曰為菟裘之地魏
都切魯隱公謂公曰使營菟裘吾將老焉見春秋隱公十一年願上印綬以保餘齡上優詔慰
諭之十二月閩忠懿王審知卒子延翰自稱威武留後初帝
得魏州銀槍効節都近八千人以為親軍皆勇悍無敵夾河之戰
實賴其用屢立殊功常許以滅梁之日大加賞賚既而河南平雖
賞賚非一而士卒恃功驕恣無厭更成怨望是歲大飢民多流亡
租賦不充道路塗潦漕輦艱澁澁音老雨水大兒東都倉廩空竭
無以給軍士租庸使孔謙日於上東門外望諸州遭運至者隨以
給之軍士乏食有崔妻饒鬻子者老弱采蔬於野百十為羣往往餓
死流言怨嗟而帝遊畋不息本帝以軍儲不足謀於羣臣臣
盧革以下皆莫知為計吏部尚書李琪上疏以為古者量入以為
出計農而發兵故雖有水旱之災而無匱乏之憂近代稅農以養
兵未有農富給而兵不足農捐瘠而兵豐飽者也今縱未能蠲省
租稅苟除折納紐配之法農亦可以小休矣帝即敕有司如琪所
言然竟不能行詔蜀朝所署官才地無取者悉縱歸田里其先

崇韜請除官官

孟知祥鎮西川

楚鑄鈇鐵錢

莊宗以驕士

降及有功者委崇韜隨事獎任又賜王衍詔略曰固當裂土而封必不薄人於險三辰在上一言不欺帝以軍儲不充欲如汴州諫官上言不如節儉以足用自古無就食天子今楊氏未滅不宜示以虛實乃止郭崇韜素疾宦者嘗密謂魏王繼岌曰大王他日得天下驟馬亦不可乘驟食陵切轄馬轄音戒俗况任宦官宜盡去之專用士人呂知柔竊聽聞之由是宦官皆切齒時成都雖下而蜀中盜賊羣起布滿山林崇韜恐大軍既去更為後患命任園張筠分道招討以是淹留未還帝遣宦者向延嗣促之崇韜不出郊迎及見禮節又倨延嗣怒宦者李從襲從魏王伐蜀謂延嗣曰郭公專權如是王寄身於虎狼之口一朝有變吾屬不知委骨何地矣因相向垂涕延嗣歸具以語劉后后泣訴於帝請早救繼岌之死及帝以孟知祥為西川節度使將行語之曰聞郭崇韜有異志卿到為朕誅之知祥曰崇韜國之勲舊不宜有此俟臣至蜀察之苟無佗志則遣還帝許之知祥發洛陽帝復遣馬彦珪馳詣成都觀崇韜去就皇后自為教與繼岌令殺崇韜崇韜及唐家人傳知

孟知祥

一

祥行至石壕胡切切彥珪夜叩門宣詔促知祥赴鎮知祥竊歎曰亂將作矣乃晝夜兼行初楚王殷既得湖南不征商旅由是四方商旅輻湊湖南地多鈇鐵上余專切殷用軍都判官高郁策鑄鈇鐵為錢商旅出境無所用之皆易它貨而去故能以境內所餘之物易天下百貨國以富饒湖南民不事桑蠶郁命民輸稅者皆以帛代錢未幾民間機杼大盛世楚家默齋曰天欲亡莊宗而又使之有平蜀之功何也曰所以益其疾也

右莊宗在位三年壽年三十五

明宗聖德和武欽孝皇帝

諱亶本北狄種武皇養以為子名嗣源從莊宗征伐屢立大功莊宗遇弒而崩百官三上牋請嗣源監國尋即皇帝位于柩前大赦改元

天成元年丙春正月魏王繼岌遣李繼曠李嚴部送王衍及其宗族百官數千人詣洛陽魏王繼岌將發成都令任園權知留事

明宗

皇后
殺郭
崇韜

孟知
祥至
成都

趙在
禮反

賊入
鄴

李紹
榮攻
鄴

明宗

以俟孟知祥諸軍部署已定是日馬彥珪至以皇后教示繼岌繼岌曰大軍垂發彼無覺端安可為此負心事公輩勿復言且主上無救獨以皇后教殺招討使可乎李從襲等泣曰既有此迹萬一崇韜聞之中塗為變益不可救矣相與巧陳利害繼岌不得已從之甲子旦從襲以繼岌之命召崇韜計事繼岌登樓避之崇韜方升階繼岌從者李環搗碎其首搗驍并殺其子廷誨廷信外人猶未之知都統推官饒陽李崧謂繼岌曰今行軍三千里外初無敕旨擅殺大將大王奈何行此危事獨不能忍之至洛陽邪繼岌曰公言是也悔之無及崧乃矯為敕書用蠟印宣之軍中粗定繼岌命任圜代崇韜總軍政孟知祥至成都時新殺郭崇韜人情未安知祥慰撫吏民犒賜將卒去留帖然二月魏博指揮使楊仁晟如領戍瓦橋踰年代歸至貝州以鄴都空虛恐兵至為變救留屯貝州時天下莫知郭崇韜之罪民間訛言云崇韜殺繼岌自王於蜀故族其家又云皇后以繼岌之死歸咎於帝已弒帝矣人情愈駭楊仁晟部兵皇甫暉與其徒因人情不安遂作亂劫

孟知祥

十一

仁晟曰主上所以有天下者吾魏軍力也魏軍甲不去體馬不解鞍者十餘年今天下已定天子不念舊勞更加猜忌遠戍踰年方喜代歸去家咫尺不使相見今聞皇后弒逆京師已亂將士願與公俱歸仍表聞朝廷若天子萬福興兵致討以吾魏博兵力足以拒之安知不更為富貴之資乎仁晟不從暉殺之効節指揮使趙在禮聞亂踰垣而走暉追及之亂兵遂奉以為帥擁在禮南趣臨清求濟館陶所過剽掠有自貝州來告軍亂將犯鄴都者都巡檢使孫鐸等亟詣史彥瓊請授甲乘城為備彥瓊疑鐸等有異志曰告者云今日賊至臨清計程須六日晚方至為備未晚是夜賊前鋒攻北門時彥瓊將部兵宿北門樓聞賊呼聲即時驚潰彥瓊單騎奔洛陽賊遂入鄴都彥瓊至洛陽帝命歸德節度使李紹榮將騎三千詣鄴都招撫亦徵諸道兵備其不服李紹榮以諸道兵攻鄴都賊知不赦堅守無降意朝廷患之日發中使促魏王繼岌東還繼岌以中軍精兵皆從任圜討李紹榮紹榮平獨見郭崇韜手無罪誅賊恐禍及已留利州待之未得還李紹榮討趙在禮久無功河

李嗣源討

諸軍謀作亂

豫借稅

石敬瑭請取人

明宗

朔州縣告亂者相繼帝欲自征鄴都宰相樞密使皆言京師根本車駕不可輕動帝曰諸將無可使者皆曰李嗣源最為動舊帝心忌嗣源曰吾惜嗣源欲留宿衛皆曰它人無可者張全義亦言河朔多事久則患深宜令摠管進討若倚紹榮輩未見成功之期李紹宏亦屢言之帝以內外所薦乃命嗣源將親軍討鄴都三月嗣源至鄴都下令軍中詰旦攻城是夜從馬直軍士張破敗作亂帥眾大譟殺都將焚營舍詰旦亂兵逼中軍嗣源叱而問之曰爾曹欲何為對曰將士從主上十年百戰以得天下今主上弃息任威貝州戍卒思歸主上不赦云克城之後當盡阮魏博之軍我輩初無叛心但畏死耳今眾議欲與城中合勢擊退諸道之軍請主上帝河南令公帝河北為軍民之主嗣源泣諭之不從亂兵因擁嗣源入城城中不受外兵皇甫暉逆擊張破敗斬之外兵皆潰嗣源詭說趙在禮曰凡舉大事須籍兵力今外兵流散無所歸我為公出收之在禮乃聽嗣源出城宿魏縣散兵稍有至者以軍食不足敕河南戶豫借夏秋稅民不聊生 租庸使以倉儲不足頗腹刻

鑑一百十六

十一

軍糧餽荀勗胸臆軍士流言益甚宰相懼帥百官上表言今租庸已竭內庫有餘諸軍室家不能相保儻不賑救懼有離心俟過凶年其財復集宰相又於便殿論之劉后屬耳於屏風後須臾出粧具及三銀盆皇幼子三人於外曰人言宮中蓄積多四方貢獻隨以給賜所餘止此耳請鬻以贍軍宰相惶懼而退 李紹榮自鄴都退保衛州奏李嗣源已叛與賊合嗣源遣使上章自理一日數輩皆為紹榮所遏不得通嗣源由是疑懼石敬瑭曰夫事成於果決而敗於猶豫安有上將與叛卒入賊城而它日得保無恙乎大梁天下之要會也願假三百騎先往取之若幸而得之公宜引大軍亟進如此始可自全康義誠曰主上無道軍民怨怒公從眾則生守節必死嗣源乃令安重誨移檄會兵李從珂將所部兵與王建立軍合倍道從嗣源嗣源以紹榮在衛州謀自白臯濟河分三百騎使石敬瑭將之前驅李從珂為殿丁練切於是軍勢大盛詔白從暉將騎兵扼河陽橋帝乃出金帛給賜諸軍軍士負物而諾曰吾妻子已殍死得此何為李紹榮至洛陽帝勞之紹榮曰鄴

張居
翰改
人救救

嗣源
據大
梁

伶人
作亂
弒莊
宗
樂器
焚尸

亂兵欲濟河襲鄆汴願陛下幸關東招撫之帝從之景進等言
於帝曰魏王未至王衍族黨不少聞車駕東征恐其為變不若除
之帝乃遣中使向延嗣齎救往誅之救曰王衍一行並從殺戮已
印畫樞密使張居翰覆視就殿柱指去行字改為家字由是蜀百
官及衍僕役獲免者千餘人延嗣至長安盡殺衍宗族於秦川驛
吳越王鏐有疾如衣錦軍命鎮海鎮東節度使留後傅瓘姑玩監
國吳徐溫遣使來問疾左右勸鏐勿見鏐曰溫陰狡此名間疾實
使之規我也彊出見之溫果聚兵欲襲吳越聞鏐疾瘳而止鏐尋
還錢塘帝至萬勝鎮聞嗣源已據大梁諸軍離叛神色沮喪登
高歎曰吾不濟矣即命旋師帝之出關也苞從兵二萬五千及還
已失萬餘人過瞿子谷道狹每遇衛士執兵仗者輒以善言撫之
曰適報魏王又進西川金銀五十萬到京當盡給爾曹對曰陛下
賜已晚矣亦不感聖恩帝流涕而已還至石橋西置酒悲涕謂李
紹榮等諸將曰卿輩事吾以來急難富貴靡不同之今致吾至此
皆無一策以相救乎諸將百餘人比肩載髮置地誓以死報因相與

八鑑二百一六

十三

號泣是日晚入洛城宰相樞密使共奏魏王西軍將至車駕宜且
控汜水在滎輒收撫散兵以俟之帝從之自出上東門閱騎兵戒
以詰旦東行夏四月丁亥朔嚴辦將發從馬直指揮使郭從謙作
亂帥所部兵攻興教門緣城而入近臣宿將皆釋甲潛遁獨李彥
卿何福進王全斌等十餘人力戰俄而帝為流矢所中傷也切鷹
坊人善友扶帝自門樓下至絳霄殿廡下對文甫切抽矢渴憊求
水音藹切又皇后不自省視遣宦者進酪音酪切須臾帝殂李
彥卿等慟哭而去左右皆散善友斂廡下樂器覆帝尸而焚之

大事記歐陽氏曰嗚呼盛衰之理雖曰天命豈非人事哉原莊
宗之所以興與其所以失之者可以知之矣方其係燕父子以
組函梁君臣之首入于太廟還矢先王而告以成功其意氣之
盛可謂壯哉及仇讎已滅天下已定一夫夜呼亂者四應倉皇
東出未及見賊而士卒離散君臣相顧不知所歸至於誓天斷
髮泣下沾襟何其衰也豈得之難而失之易歟抑本其成敗之
迹而皆自於人歟書曰滿招損謙受益憂勞可以興邦逸豫可

明宗

嗣源
入洛陽

盡殺
官官

明宗
即位

論改
元制

明宗

以亡身自然之理也故方其盛也舉天下之豪傑莫能與之爭
及其衰也數十伶人困之而身死國滅為天下笑夫禍患常積
於忽微而智勇多困於所溺豈獨伶人也哉

是日李嗣源至壘子谷聞之慟哭謂諸將曰主上素得士心正
為羣小蔽惑致此今吾將安歸乎 己丑嗣源入洛陽止于私

第禁焚掠拾莊宗骨於灰燼之中而殯之殯必切切百官三牋請

嗣源監國嗣源乃計之劉皇后為尼於晉陽監國使人就殺之

監國下教數租庸使孔謙姦佞侵刻窮困軍民之罪而斬之凡謙

所立苛斂之法苛音何皆罷之因廢租庸使及內甸司依舊為鹽

鐵戶部度支三司委宰相一人專判又罷諸道監軍使以莊宗由

官官亡國命諸道盡殺之 魏王繼岌自興平還至武功官者李

從襲謂繼岌曰時事已去王宜自圖繼岌徘徊流涕乃自伏於床

命僕夫李環縊殺之任圜代將其眾而東監國命石敬瑭慰撫之

軍士皆無異言有司議即位禮李紹直孔循以為唐運已盡宜自

建國號監國問左右何謂國號對曰先帝賜姓於唐為唐後繼繼

八益二一六

八十四

一

昭宗後故稱唐今梁朝之人不欲毀下稱唐耳監國曰吾年十三

事獻祖獻祖以吾宗屬視吾猶子又事武皇垂三十年先帝垂二

十年經綸攻戰未嘗不預武皇之基業則吾之基業也先帝之天

下則吾之天下也安有同家而異國乎令執政更議吏部尚書李

琪曰若改國號則先帝遂為路人梓宮安所託乎不惟殿下不忘

三世舊君吾曹為人臣者能自安乎前代以旁支入繼多矣宜用

嗣子樞前即位之禮衆從之鞞監國乃於樞前即皇帝位

東萊評曰春秋之法一年不二君故國君即位踰年而後改元

天下之達禮也五代之際為國者蕩然無綱紀文章事不師古

者多矣至於改元亦復無常唐天成則失之於速梁正明晉開

運則失之緩漢開運追用前代之號漢乾祐周顯德皆用先君

之名率情而動無義無理夫改元之始事也制命如此之亂他

可知矣其享年不永夫何疑哉

諸司使務有名無實者皆廢之分遣諸軍就食近畿以省饋運除

夏秋稅省耗節度防禦等使正至端午降誕四節聽貢奉母得斂

任園
憂公
如家

選文

德光
立

李嚴
請監
蜀軍

告身
多濫

明宗

百姓刺史以下不得貢奉選人先遭塗毀文書者令三銓止除詐
偽餘復舊規五月以太子賓客鄭珏工部尚書任園並為中書侍
郎同平章事園仍判三司園憂公如家簡拔賢俊杜絕僥倖期年
之間府庫充實軍民皆足朝綱粗立園每以天下為己任由是安
重誨忌之傳帝目不知書四方奏事皆令安重誨讀之重誨
亦不能盡通乃奏稱臣徒以忠實之心事陛下得典樞機今事粗
能曉知至於古事非臣所及願做前朝侍講侍讀近代直崇政樞
密院選文學之臣與之共事以備應對乃置端明殿學士以翰林
學士馮道趙鳳為之傳秋七月初令百官每五日起居轉對
奏事契丹主阿保機卒於夫餘城其中子德光立孟知祥陰
有據蜀之志閱庫中得鎧甲二十萬置左右牙等兵十六營凡萬
六千人營於牙城內外蜀北海韓熙載將奔吳密告其友
汝陰進士李穀穀送至正陽痛飲而別熙載謂穀曰吳若用吾為
相當長驅以定中原穀笑曰中原若用吾為相取吳如囊中物耳
蜀江南 冬十月初賜文武官春冬衣 昭武節度使王延翰自

鑑一百一六

一五

梁

稱大閩國王立宮殿置百官威儀文物皆倣天子之制追尊其父
審知曰昭武王是歲為審知養子延稟所安重誨以知祥及東
川節度使董璋皆據險要擁強兵恐久而難制又知祥乃莊宗近
姻陰欲圖之客省使泗州防禦使李嚴自請為西川監軍必能制
知祥已西以嚴為西川都監李嚴母賢明謂嚴曰汝前啓滅蜀之
謀今日再往必以死報蜀人矣 舊制吏部給告身先責其人輸
朱膠綾軸錢喪亂以來貧者但受敕牒多不取告身十一月吏部
侍郎劉岳上言告身有褒貶訓戒之辭豈可使其人初不之覩敕
文班丞郎給諫武班大將軍以上宜賜告身其後執政議以為朱
膠綾軸厥費無多朝廷受以官祿何惜小費乃奏凡除官者更不
輸錢皆賜告身當是時所除正真官之外其餘試銜帖號止以寵
激軍中將校而已及長興以後所除浸多乃至軍中卒伍使州鎮
戍胥吏皆得銀青階及憲官歲賜告身以萬數矣本傳
二年春正月帝更名多早孟知祥聞李嚴來監其軍惡之或
請奏止之知祥曰何必然吾有以待之知祥禮遇李嚴甚厚一日

李巖
被誅

吳王
即位

張昭
遠請
教皇
子

明宗

謁知祥知祥謂曰公前奉使王衍歸而請兵伐蜀莊宗用公言遂致兩國俱亡今公復來蜀人懼矣且天下皆廢監軍公獨來監吾軍何也嚴惶怖求哀知詳曰衆怒不可遏也遂指下斬之 五月任園性剛急且恃與帝有舊勇於取為權倖多疾之舊制館券出於戶部安重誨請從內出與園爭於上前復數四聲色俱厲上退朝宮人問上適與重誨論事為誰上曰宰相宮人曰妾在長安宮中未嘗見宰相樞密奏事敢如是者蓋輕大家耳上愈不悅卒從重誨議園罷守太子少保明年重誨奏賜園死 秋八月楚王殷始建國立宮殿置百官皆如天子或微更其名翰林學士曰文苑學士知制誥曰知制誥樞密院曰左右機要司羣下稱之曰殿下令曰教 十一月吳王即皇帝位吳丞相徐溫卒吳主以其子知誥都督中外諸軍事 初晉陽相者周玄豹嘗言帝貴不可言帝即位欲召詣闕趙鳳曰玄豹言陛下當為天子今已驗矣無所復詢若置之京師則輕躁狂險之人必輻湊其門爭問吉凶自古術士妄言致人族滅者多矣非所以靖國家也帝乃就除光祿卿致仕厚賜金帛而已

鑑一百一六

十六

三年冬十一月上問趙鳳帝王賜人鐵券何也對曰與之立誓令其子孫長享爵祿耳上曰先朝受此賜者止三人崇韜繼麟麟即朱友謙自梁歸唐以功賜姓後莊宗疑而殺之尋皆族滅朕得脫如毫釐耳字或作豪釐也

一釐豪釐因歎息久之趙鳳曰帝王心存大信固不必刻之金石也

十二月荆南節度使高季興卒命其子從誨權知軍府事從誨內附詔以從誨為荆南節度使史館修撰張昭遠上言臣竊見先朝時皇弟皇

子皆喜俳優入則飾姬妾出則誇僕馬習尚如此何道能賢諸皇子宜精擇師傅命皇子屈身師事之講禮義之經論安危之理古者人君即位則建太子所以明嫡庶之分塞禍亂之源今卜嗣建儲臣未敢輕議至於恩澤賜與之間婚姻省侍之際嫡庶長幼宜有所分示以等威絕其僥異帝賞歎其言而不能用 閩王延鈞

閩武中反閩越度民二萬為僧由是閩中多僧世閩

四年夏四月禁鐵錫錢時湖南全用錫錢銅錢一直錫錢百流入中國法不能禁 初令緣邊置場市党項馬不令詣闕先是党項

高郁
死天
大霧

比日詣闕以貢馬為名國家約其直酬之加以館穀賜與歲費五十
餘萬緡有司苦其耗蠹故止之 初楚王殷用都軍判官高郁為
謀主國賴以富疆鄰國皆疾之莊宗入洛殷遣其子希範入貢莊
宗愛其警敏曰比聞馬氏當為高郁所奪今有子如此郁安能得
之高季興亦屢以流言問郁於殷殷不聽乃遣使遺節度副使希
聲書盛稱郁功名願為兄弟使者言於希聲曰高公常云馬氏政
事皆出高郁此子孫之憂也希聲信之屢言於殷稱郁奢僭且外
交鄰藩請誅之殷曰成吾功業皆郁力也汝勿為此言希聲固請
罷其兵柄乃左遷郁行軍司馬郁謂所親曰亟營西山吾將歸老
制子漸大能吓人矣制居例切狂犬吠實聲切希聲聞之益怒明
日矯以殷命殺郁於府舍并誅其族黨至暮殷尚未知是日大霧
殷謂左右曰吾昔從孫儒度淮每殺不辜多致茲異馬步院豈有
冤死者乎明日吏以郁死告殷拊膺大慟曰吾老耄政非已出使
我勲舊橫罹冤酷既而顧左右曰吾亦何可久處此乎 九月上
與馮道從容語及年穀屢登四方無事道曰臣常記昔在先皇幕

卷一百一十六

十七

馮道
諷諫

府奉使中山歷井陘之險陘音刑縣名屬鎮州在縣南臣憂馬蹶居月切執
轡甚謹幸而無失逮至平路放轡自逸俄至顛隕凡為天下者亦
猶是也上深以為然上又問道今歲雖豐百姓贍足否道曰農家
歲凶則死於流殍歲豐則傷於穀賤豐凶皆病者惟農家為然巨
記進士聶夷中詩云聶尼輒也二月賣新絲五月糞新穀糞出本也
醫得眼下瘡剜却心頭肉瘡烏官也語雖鄙俚曲盡田家之情狀農
於四人之中最為勤苦人主不可不知也上悅命左右錄其詩常
諷誦之和傳

馮道
進聶
夷中
詩

始立
三司
使

長興元年八月以前忠武節度使張延朗行工部尚書充三司使
三司使之名自此始 九月西川進奏官蘇愿白孟知祥云朝廷
欲大發兵討兩川知祥謀於副使趙季良季良請以東川先取遂
閱然後併兵守劍門則大軍雖來吾無內顧之憂矣知祥從之
東川兵至閬州諸將皆曰董璋久蓄反謀以金帛啗其士卒銳氣
不可當宜深溝高壘以挫之不過旬日大軍至賊自走矣季仁矩
曰蜀兵懦弱懦弱乃卧切又乃安能當我精卒遂出戰兵未交而潰

明宗

董璋
攻陷
閬州

姚洪
罵董
璋負
天子

歸董璋晝夜攻之庚辰城陷殺仁矩滅其族初璋為梁將指揮使
姚洪嘗隸麾下至是將兵千人戍閬州璋密以書誘之洪投諸廁
城陷璋執洪而讓之曰吾自行開獎拔汝所胡郎今日何相負洪
曰老賊汝昔為李氏奴掃馬糞得鬻多感恩無窮鬻力充切久之
為多今天子用汝為節度使何負於汝而反耶汝猶負天子吾受
汝何恩而云相負哉汝奴材固無恥吾義士豈忍為汝所為乎吾
寧為天子死不能與人奴並生璋怒然鑊於前鑊胡郭切鼎今壯
士十人刳其肉自啗之刳順也洪至死罵不絕聲帝置洪二子於
近衛厚給其家十一月楚主殷辛子希聲襲位稱遺命去建國
之制復藩鎮之舊詔以希聲為武安靜江節度使
二年六月命諸道均民田稅 敕解縱五坊鷹隼從尹切內外無
得更進馮道曰陛下可謂仁及鳥獸上曰不然朕昔嘗從武皇獵
時秋稼方熟有獸逸入田中遣騎取之比及得獸餘稼無幾以是
思之獵有損無益故不為耳 十二月初聽百姓自鑄農器并雜
鐵器每田二畝夏秋輸農具三錢

鑑一百十六

十八

賣九
經

三年春二月初令國子監校定九經雕印賣之

辨六
經

管見曰易詩書春秋全經也先賢以之配皇帝王霸言世之變
道用不出乎是矣論語孟子聖賢之微言諸經之管轄也孝經
非曾子所為蓋其門人續所聞而成之故整比篇章未免有淺
近者不可以經名也禮記多出於孔子弟子然必去呂不韋之
月令及漢儒之王制仍博集名儒擇冠昏喪祭宴享相見之經
典以類相從然後可以為一書若夫大學中庸則孟子之倫也
不可附之禮篇至於學記樂記閒居燕居緇衣表記格言甚多
非經解儒行之比當以為大學中庸之次也禮運禮器玉藻郊
特性之類又其次也若周官則決不出於周公不當立博士使
學者傳習姑置之足矣古有經而無數殆孔子刪定繫作然後
易詩書春秋成焉然孔孟之門經無五六之稱其後分禮樂為
二與四經為六歟抑合禮樂為一與四經為五歟廢仲尼親筆
所著之春秋而取劉歆所附益之周禮列之學官於是六經名
實益亂矣有天下國家者必以經術示教化不意五季之君夷

古有
經無
數

明宗

驚非

錢鏐
率傳
立

戒從
榮好
詩
康澄
上疏
五不
足懼
六可
畏

閩王
即位

明宗

狄之人而知所先務可不謂賢乎雖然命國子監以木刊行所以一文義去訛舛使人不迷於所習善矣頌之可也驚之非也或曰天下學者其衆安得人人而頌之曰以監本為正俾郡邑皆傳刊焉何患於不給國家浮費不可勝計而獨斬此哉此馮道趙鳳之失也

三月吳越武肅王錢鏐卒年八十一中子傳瓘立傳瓘與兄弟同恠行喪內牙指揮使陸仁章曰令公嗣先王霸業將吏旦暮趨謁當與諸公子異處乃命主者更設一幄扶傳瓘居之告將吏曰自今推謁令公禁諸公子從者無得妄入晝夜警衛未嘗休息鏐未年左右皆附傳瓘獨仁章數以事犯之至是傳瓘勞之仁章曰先王在位仁章不知事令公今日盡節猶事先王也傳瓘嘉歎久之傳瓘既襲位更名元瓘以遺命去國儀用藩鎮法除民田荒絕者租稅 秋七月武安靜江節度使馬希聲卒六軍使袁誼潘約等迎希範於朗州而立之 秦王從榮喜為詩聚浮華之士高輦等於幕府與相唱和頗自矜伐每置酒輒令僚屬賦詩有不如意者

蓋一百一六

一九

面毀裂抵奔冬十月從榮入謁帝語之曰吾雖不知書然喜聞儒生講經義開益人智思吾見莊宗好為詩將家子文非素習徒取人竊笑汝勿效也 大理少卿康澄上疏曰臣聞童謠非禍福之本祿祥豈隆替之源故雖雉升鼎而桑穀生朝不能止殷宗之盛神馬長嘶而玉龜告兆不能延晉祚之長是知國家有不足懼者五有深可畏者六陰陽不調不足懼三辰失行不足懼小人訛言不足懼山崩川涸不足懼蟲賊傷稼不足懼蟲莫侯切食穀也賢人藏匿深可畏四民遷業深可畏上下相徇深可畏庶耻道喪深可畏毀譽亂真深可畏直言蔑聞深可畏不足懼者願陛下存而勿論深可畏者願陛下修而靡忒他得切優詔將天之紀黃 四年春正月閩王延鈞即皇帝位國號大閩大赦改元龍啓更名璘閩主自以國小地僻常謹事四鄰由是境內差安 二月以孟知祥為東西川節度使蜀王 先是河西諸鎮皆言定難節度使李仁福潛通契丹朝廷恐其與契丹連兵併吞河右南侵關中會仁福卒三月以其子彝超為彰武留後徙彰武節度安從進為定

安從進攻夏州

難留後彝起不奉詔集境內党項諸胡以自救五月安從進遣先鋒使宋温擊之秋七月安從進攻夏州州城赫連勃勃所築堅如鐵石斷鑿不能入城所也又党項萬餘騎徜徉四野徜徉羊切抄掠糧餉官軍無所芻牧山路險狹關中民輸斗粟束博雅尚伴藁費錢數緡民間困竭不能供李彝超兄弟登城謂從進曰夏州貧瘠非有珍寶蓄積可以充朝廷貢賦也但以祖父世守此土不欲失之蕞爾孤城蕞祖外勝之不武何足煩國家勞費如此幸為表聞若許其自新或使之征伐願為衆先上聞之命從進引兵還其後有知李仁福陰事者云仁福畏朝廷除移揚言結契丹為援契丹實不與之通也致朝廷誤興是役無功而還自是夏州輕朝廷每有叛臣必陰與之連以邀賂遺上疾久未平征夏州無功軍士頗有流言詔賜在京諸軍優給有差既賞賚無名士卒由是益驕冬十月范延光馮贇奏西北諸胡賣馬者往來如織日用絹無慮五千匹計耗國用什之七請委緣邊鎮戍擇諸胡所賣馬良者給券具數以聞從之十一月帝疾復作大漸秦王從榮入問

卷一百十六

二十

從榮謀起兵

從榮被誅

祝天聖人生人宋王即位

明宗

疾帝俛首不能舉從榮出聞宮中皆哭從榮意帝已殂明日稱疾不入是夕帝實小愈而從榮不知從榮自知不為時論所與恐不得為嗣與其黨謀欲以兵入侍先制權臣已將兵至端門外宣徽使孟漢瓊入見帝曰從榮反兵已攻端門須臾入宮則大亂矣宮中相顧號哭帝指天泣曰卿自處置勿驚百姓漢瓊被甲乘馬召馬軍都指揮使朱洪實使將五百騎討從榮從榮方據胡床坐皇城使安從益就斬之并殺其子以其首獻帝聞從榮死悲駭疾復劇時宋王從厚為天雄節度使詔遣漢瓊徵從厚追發從榮為庶人帝尋殂帝性不猜忌與物無競登極之年已踰六十每夕於宮中焚香祝天曰某胡人因亂為衆所推願天早生聖人為生民主在位八年年穀屢豐兵革罕用校於五代粗為小康十二月宋王即皇帝位本紀贊及唐人傳帝始御中興殿帝自終易月之制即召學士讀貞觀政要太宗實錄有致治之志然不知其要寬柔少斷李愚私謂同列曰吾君延訪鮮及吾輩位高責重事亦堪憂衆惕息不敢應

天人交感

管見曰明宗美善頗多過惡亦不至其求之漢唐之間蓋亦賢主也其尤足稱者內無聲色外無游畋不任宦官廢內藏庫四方所上物悉歸有司賞廉治賊故雖四方未平而中土綏靖享屢豐之報若輔相得賢則其過舉當又損矣其焚香祝天之言發於誠心天既厭亂遂生聖人用是觀之武丁恭默思道夢得傅說周公納策金縢武王疾瘳天人交感之理不可誣矣

右明宗在位八年壽年六十七

路王 史曰廢帝

諱從珂明宗養子也姓王氏封潞王為鳳翔節度使閔帝即位使洋王從章代之從珂懼遂舉兵反兵至陝閔帝出奔於衛州

從珂至京師太后命從珂繼統

清泰元年甲春正月閔帝大赦改元應順 鳳翔節度使兼侍中

潞王有功名得衆心

潞王從珂與石敬瑭少從明帝征伐有功名得衆心朱弘昭馮贇位望素出二人下遠甚一旦執朝政皆忌之時潞王長子重吉為控鶴都指揮使朱馮不欲其典禁兵出之為亳州團練使潞王有

卷一百一十六

二十一

薛文傑自取禍

孟知祥即位

路王

女惠明為尼在洛陽亦召入禁中路王由是疑懼 吳蔣延徽敗閩兵於浦城遂圍建州閩主璘遣上軍使張彥柔驃騎將軍王延宗將兵萬人救建州延宗軍及中塗士卒不進曰不得薛文傑不能討賊延宗馳使以聞國人震恐太后及福王繼鵬泣謂璘曰文傑盜弄國權枉害無辜上下怨怒久矣今吳兵深入士卒不進社稷一旦傾覆留文傑何益文傑亦在側互陳利害璘曰吾無如卿何卿自為謀文傑出繼鵬伺之於啓聖門外以笏擊之仆地檻車送軍前市人爭持瓦礫擊之文傑善術數自云過三日則無患部送者聞之倍道兼行二日而至士卒見之踊躍鬻食之閩主亟遣使赦之不及初文傑以古制檻車踈闊更為之形如木匱擯以鐵鏹內向切無方動輒觸之車成文傑首自入焉 閏月蜀將吏勸蜀王知祥稱帝知祥即皇帝位于成都 二月吳徐知誥久有傳禪之志以吳主無失德恐衆心不悅欲待嗣君宋齊丘亦以為然一旦知誥臨鏡鑷白髮歎曰國家安而吾老矣奈何周宗知其意請如江都微以傳禪諷吳主且告齊丘齊丘以宗先已心疾之遣

徐知誥欲傳禪

使馳詣金陵手書切諫以為天時人事未可知誥愕然後數日齊
丘至請斬宗以謝吳主乃黜宗為池州副使久之節度副使李建
勳行軍司馬徐玠等屢陳知誥功業宜早從民望召宗復為都押
牙知誥由是踈齊丘 路王既與朝廷猜阻朝廷又命洋王從璋
權知鳳翔從璋性殘率樂禍前代安仲誨鎮河中手殺之路王聞
其來尤惡之欲拒命則兵弱糧少不知所為謀於將佐皆曰主上
富於春秋政事出於朱馮大王功名震主離鎮必無全理不可受
也王乃移檄鄰道言朱弘昭等乘先帝疾亟殺長立少專制朝權
別踈骨肉動搖藩垣懼傾覆社稷今從珂將入朝以清君側之惡
而力不能獨辦乞靈鄰藩以濟之三月路王建大將旗鼓整眾而
東至長安中外大駭帝不知所為謂康義誠等曰朕承大業年在
幼中國事皆委諸公朕於兄弟間不至榛梗上側誦切今事至於
此何方可以轉禍朕欲自迎路王以大位讓之若不免於罪亦所
甘心朱弘昭馮贇大懼不敢對義誠欲悉以宿衛兵迎降為已功
乃曰今侍衛諸軍尚多臣請自往扼其衝要招集離散以圖後効

路王舉兵

鑑一百一十六

二十一

閔帝出奔衛州 路王即位

幸陛下勿為過憂帝遣使召石敬瑭欲令將兵拒之義誠固請自
行帝乃召將士慰諭空府庫以勞之義誠軍至新安請降於路王
閔帝聞路王至陝義誠軍潰憂駭不知所為急遣中使召朱弘昭
弘昭赴井死安從進聞弘昭死殺馮贇於第滅其族傳弘昭贇首
於路王是夕帝以五十騎出玄武門至衛州依刺史王弘贇 路
王至蔣橋馮道等皆上牋勸進王入謁太后太妃詣西宮伏梓宮
慟哭自陳詣闕之由太后下令廢少帝為鄂王令路王即位於柩
前 王弘贇遷閔帝於州解古離也帝遣弘贇之子殺直繼往酖
之閔帝知其有毒不飲繼殺之閔帝性仁厚於兄弟敦睦雖遭
秦王忌疾閔帝坦懷待之卒免於患及嗣位於路王亦無嫌而朱
弘昭孟漢瓊之徒橫生猜間閔帝不能違以至禍敗焉 帝之發
鳳翔也許軍士以入洛人賞錢百緡既至金帛不滿三萬匹兩而
賞軍之費計應用五十萬緡執政請據屋為率無問士庶自居及
就者預借五月就直帝從之有司百方聚斂晝夜督責囚繫蒲獄
貧者至自經赴井而軍士遊市肆皆有驕色是時竭左藏舊物及

軍士有驕色



復延英故事

高從誨明達

瓶探宰相

劉昫奏免逋租

帝開言路不罪史在德

潞王

稱羸瘠不堪為帥與朝廷不之忌。帝深以時事為憂嘗從容讓
盧文紀等以無所規贊文紀等上言臣等每五日起居與兩班旅
見暫獲對揚侍衛滿前雖有愚慮不敢敷陳竊見前朝自上元以
來置延英殿或宰相欲有奏論天子欲有咨度皆非時召對旁無
侍衛故人得盡言望復此故事惟聽機要之臣侍側詔以舊制五
日起居百僚俱退宰相獨升若常事自可敷奏或事應嚴密不以
其日或異日聽於閣門奏榜子當盡屏侍臣於便殿相待何必襲
延英之名也。冬十月閩主為皇城使李倣所弑福王繼鵬即皇
帝位更名昶諡其父曰齊肅明孝皇帝廟號惠宗初閩惠宗娶漢
王女清遠公主使官者林延遇置邸於番禺上音潘下音愚董衝音願縣名屬廣州
專掌國信漢主賜以大第稟賜甚厚數問以閩事延遇不對退謂
人曰去閩語聞去越語越處人宮禁可知是乎漢主賢之。荆南
節度使高從誨性明達親禮賢士委任梁震以兄事之震常謂從
誨為即君楚王希範好奢靡游談者共誇其盛從誨謂僚佐曰如
馬王可謂大丈夫矣孫光憲對曰天子諸侯禮有等差彼乳臭子

八益二二二

八二二

琉璃瓶夜焚香祝天且以筋挾之首得文紀次得顛秋七月以文
紀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本蜀主殂太子仁替即皇帝位更
名昶昶兩初帝以劉昫代判三司昫命判官高延賞鈎考窮覈
皆積年逋欠之數姦吏利其徵責鈎取故存之昫具奏其狀且請
察其可徵者急督之必無可償者悉蠲之韓昭胤極言其便八月
詔長興以前戶部及諸道逋租三百二十八萬虛煩簿籍咸蠲免
勿徵貧民大悅而三司吏怨之其後聞昫罷相三司吏皆相賀
二年三月太常丞史在德性狂狷上書歷詆内外文武之士請徧
加考試黜陟能否執政及朝士大怒盧文紀及補闕劉濤楊昭儉
等皆請加罪帝謂學士馬胤孫曰朕新臨天下宜開言路若朝士
以言獲罪誰敢言者卿為朕作詔書宣朕意乃下詔略曰昔魏徵
請賞皇甫德參今濤等請黜史在德事同言異何其遠哉在德情
在傾輸安可責也。六月河東節度使石敬瑭既還鎮陰為自全
之計時敬瑭二子為內使曹太后則晉國長公主之母也敬瑭賂
太后左右令伺帝之密謀事無巨細皆知之敬瑭多於賓客前自

軍士
誼言

石敬瑭
鎮東

孫光憲
善諫

梁震
功成
能退

潞王

諸道貢獻乃至太后太妃器服簪珥皆出之晉繼岑切首飾也纒及二十萬緡帝患之李專美夜直謂帝曰夫國之存亡不專繫於厚賞亦在修法度立紀綱陛下苟不改覆車之轍臣恐徒困百姓存亡未可知也今財力盡於此矣宜據所有均給之何必踐初言乎帝以為然詔禁軍在鳳翔歸命者各賜二馬一駝錢七十緡下至軍人錢二十緡其在京者各十緡軍士無厭猶怨望為謠言曰除去菩薩扶立生鐵以閔帝仁弱帝剛嚴有悔心故也帝與石敬瑭皆以勇力善鬪事明宗為左右然心競素不相悅帝即位敬瑭不得已入朝山陵既畢不敢言歸時敬瑭又病羸瘠太后及魏國公主屢為之言而鳳翔舊將佐多勸帝留之惟韓昭胤李專美以為趙延壽在汴不宜猜忌敬瑭帝亦見其骨立不以為虞乃曰石郎不惟密親兼自少與吾同艱難今我為天子非石郎尚誰託哉乃復以為河東節度使晉劉昫與李愚論議多不合事多疑滯帝患之欲更命相問所親信以朝臣聞望宜為相者皆以姚顛盧文紀崔居儉對論其才行互有優劣帝不能決乃寘其名於

鑑一百十六

二十六

驕侈僭伏他蓋切奢也取快一時不為遠慮危亡無日又足慕乎從誨

父而悟曰公言是也它日謂梁震曰吾自念平生奉養固已過矣仍捐去玩好以經史自娛省刑薄賦境內以安梁震曰先王待我如布衣交以嗣王屬我今嗣王能自立不墜其業吾老矣不復事人矣遂固請退居從誨不能留乃為之築室於土洲震披鶴氅自稱荆臺隱士每詣府跨黃牛至聽事從誨時過其家四時賜與其厚自是悉以政事屬孫光憲從誨南平王高季興子南平世家臣光曰孫光憲見微而能諫高從誨聞善而能徙梁震成功而能退自古有國家者能如是夫何亡國敗家喪身之有

吳加徐知誥尚父太師大丞相大元帥進封齊王備殊禮以昇閏宣池歛帙涉常江饒信海十州為齊國

右潞王在位二年壽年三十後唐四主共十三年起矣未終也

溫公曰武皇以沙陁微種奄有河東黃巢之亂有大功於唐室上源之變訟於朝廷而不能自直遂與朱氏治兵相攻糾紛不解流血成川僵尸蔽野至其晚節鋒銳亦衰窮居一隅僅能自

保莊宗以弱敵襲位麾下諸將皆白首行陣與武皇並轡齊駢
之人乃能以恩信結其心英果折其氣莫不竭力致命頤指如
意遂服真定從中山取漁陽兼魏博策馬渡河而朱氏失國當
是之時天下莫不震動諸侯陸梁踞肆者皆愕眙相顧莫敢保
其土地王衍恃其險遠辭禮倨慢偏師西指而劔閣不守觀其
行兵可謂能矣惜其氣小志近驕心易生矜功自喜御衆無法
便變是悅婦言是用纜及三年隕身亡族悲夫明宗無取國之
心而為衆所附資性寬厚克終天祿清泰於危難之中坐受神
器得之非艱失之孔易負辰未安家為煨燼十年之中易姓者
四禍福相尋何其速哉

考異曰

莊宗同光元年十月梁主殺邵王友誨等

薛史云友諒友能友誨

莊宗入汴同日遇害按中都既敗均王親弟猶疑而殺之況其
從弟嘗為亂者豈得獨有故附於此

帝命訪求梁主或以其首獻

實錄帝慘然曰敵惠敵怨不在後嗣

一鑑一百十六

二十五

朕與梁主十年戰爭恨不生識其面按莊宗漆均王首藏之太
社豈有欲全之之理此特虛言耳

漆朱友貞首藏太社薛史末帝紀云詔河南尹張全義收葬之今
從實錄

二年正月岐王上表稱臣茂貞改封秦王薛史無的確年月實錄
同光元年十一月壬寅已稱秦王茂貞遣使賀收復自後皆稱
秦王至二年二月辛巳制秦王李茂貞可封秦王豈有秦王封
秦王之理必是至時始自岐王封秦王也

三年十一月自出師至克蜀凡七十日實錄自興師出洛至定蜀
城計七十五日薛史因之按唐軍九月戊申離洛城十一月丁
巳入成都止七十日耳實錄薛史之誤也

明宗天成元年四月李嗣源至嬰子谷聞莊宗殂莊宗實錄云今
上至鄭州聞變今從明宗實錄

百官請嗣源監國監國本太子之事非官非爵然五代唐明宗潞
王周太祖皆嘗監國漢太后令曰中外事取監國處分又詔曰

監國可即皇帝位是時豈以監國為稱号也今從之

三年十二月高季興卒唐明宗實錄天成三年十一月壬午房知
溫奏高季興卒烈祖實錄亦云乾貞二年十一月季興卒蓋傳
聞之誤按陶穀季興神道碑及渤海行年記皆云十二月十五
日卒今從之

潞王清泰元年三月朱弘昭赴井死安從進殺馮贇張昭閔帝實
錄帝召弘昭不至俄聞自殺乃令從進殺贇按從進傳贇首於
陝則贇死非閔帝之命明矣今不取

增節標目音註精議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二十六

